

表达对称性关系的句法手段

资中勇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本文主要根据从功能认知角度提出的对称象似原理,探讨了表达对称语义关系的两种句法手段——“融合”手段和“穿插”手段,初步建立了汉语对称关系句法表达手段的框架。“融合”手段主要通过添加相互标记和协同标记来实现,该部分主要讨论了“相互、互相、彼此”以及“一起、一齐、一同、一块儿、同时、共同”等融合标记;“穿插”手段主要通过添加穿插标记来实现,该部分主要讨论了“分别、分头、各自”等穿插标记。同时,文中还比较了用法相近的标记的异同。

关键词:汉语言;对称性语义关系;句法手段;融合;穿插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6-0810-05

一、概念对称和对称性关系的句法表达

(一) 在A、B两事物中,A对B有某种关系,而且B对A也同样有此关系($A \rightarrow B$,且 $B \rightarrow A$),那么A和B之间是一种对称性关系。例如“A与B结了婚”,即等于“B与A结了婚”^[1]。

对称性语义关系是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平等均衡的、没有主次轻重之分的语义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手段表现出来,一是词汇手段,即通过对称关系实词来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二是句法手段,即通过添加“相互、互相、彼此;分别、各自”等对称性标记来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对称关系实词是让对称性相互义作为实词义位中的一个义素,而对称性标记是让对称性相互义作为独立义位出现^[2],因此,我们把前者称为词汇手段,后者称为句法手段。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后者。

(二) 并列结构的前一成分时常表示原因或者条件,后一成分时常表示结果,而原因/条件——结果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如:

(1)(因为)张三打了李四,(所以)李四(也)打了张三。

(2)(如果/因为)你换车胎,(那么/所以)我清洗汽车。

上面句子的两个并列项若调换位置,其意义会

有较大的变化(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会颠倒过来)。于是,很多语言便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句法和形态上改造这种结构,以消除时间上的不对称性,突显其表达概念上对称关系的功能。如汉语可以采用“融合”和“穿插”两种句法手段来表达对称性的相互关系。如上两例可以分别改为:

(3)张三和李四互相打了对方。(=张三打了李四,同时,李四打了张三。)

(4)老周和老陈分别当了主任和书记。(=老周当了主任,老陈当了书记。)

例(3)通过在“打”前添加“互相”这种把两个小句“融合”的句法手段来表达对称的概念关系,例(4)通过“穿插”的方式取消了两个事件的不对称性。“融合”和“穿插”是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的句法手段^[3]。

二、融合手段

(一) 融合的类型

“融合”是指通过句法手段把分述两个事件的子句融合成一个单句来表达,这样就取消了语言线性原则造成的两个小句之间的先后性、因果性,使之表达对称的概念关系。“融合”往往通过添加融合标记来实现,我们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同一件事,二者基本可以互换,不过“一齐”多用于书面语。我们以“同时”为例:

(7) 辛楣跟鸿渐同时努嘴做个鬼脸,没说什么。(钱钟书《围城》)

它们还可以指同一主体同时做几件事,施事往往省略,如:

(8) 要分个轻重缓急,不能所有的工作同时抓。

有时通过“把”引入主体同时做的几件事,如:

(9) 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胡适《归国杂感》)

相对于“一起”,“同时”情况很复杂,如它还可以连接分句,关于这些用法,限于篇幅,我们暂不讨论。

2. 一起、一块儿

二者侧重于表示在同一地点。表达相互关系时,它们都可以表示在同一地点或合到一处,前边都有常用介词短语“跟/和/与/同……”。在充当状语时,二者往往可以互换,只是语体色彩略有不同,“一块儿”口语色彩较浓。

“一起、一块儿”的语义指向比较复杂,可以指向施事,也可指向受事。我们以“一起”为例,指向施事的如:

(10) 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老舍《鼓书艺人》)

指向受事的都是指同一主体同时做几件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把”引入受事作状语,如:

(11) 他把那封信与药方一起撕碎,扔在了路上。(老舍《不说谎的人》)

另一种情况是直接指向受事宾语,这时如果主语是单数的话,宾语 NP 必须是两个以上的名词性成分或者复数名词。如:

(12) 我会一起考虑这些问题的。

3. 共、共同、一同

“共”和“共同”既可表示同一时间,又可表示同一地点,作状语时,二者语义和功能基本相当于“一同、一起、一块儿;同时、一齐”,但“共同”书面性较强,一般不用于口语,所以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和“一同、一起、一块儿;同时、一齐”等互换。“共”一般多用于单音节前,构成意义比较固定的双音节词,如“共处、共事、共通、共同、共运、共振、共享、共识”等。“共同”则后边的动词必须是双音节词,如“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商讨学术问题”。例略。

(四) 由“对称关系集合名词”作宾语的判断句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字句的融合,表达一种概念的对称性相互关系

“对称关系集合名词”是指“在一元素组中,如果元素 a 对元素 b 有关系 R,而元素 b 对元素 a 也同样有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是对称关系。……标示对称关系集合的名词叫对称关系集合名词”^[6]。如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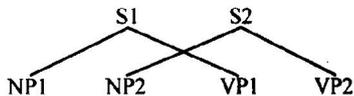


“老张和老李是朋友”不能分说,即不能说“老张是朋友,老李是朋友”,可以认为是由两个对称性关系判断句融合而成。“老张和老李”是一种“加而且合”的并列关系,关系集合名词“朋友”是“加而且合”的主要原因。“朋友”是一种“对称关系集合名词”,其他对称关系集合名词还有“同乡、同学、亲家、仇人、知己、伙伴、对手、搭档、乡亲、哥们儿、关系户”等。

三、穿插手段

(一) “穿插”手段主要作用在于取消两个主宾句的相对独立性及不对称性,表达一种对称性相互关系。“穿插”后的句子表示“数目相同的主体和客体一个对一个”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穿插”也是一种“融合”,其实质也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句融合为一个单句,来表达对称性相互关系。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穿插”是将主语所代表的两个或多个施事和宾语所代表的两个或多个受事交替穿插在一个句子里,其中施事主语和受事宾语分别一一对应,即将“NP1 + VP1, NP2 + VP2”这样的并列式复句的结构打乱,变为“NP1 + 和 + NP2 + 各自/分别 + VP1 + VP2”,这样,两个子句的直接成分相互穿插,打乱了两个子句的线性特征,取消了由其线性排列导致的先后/因果等不对称性关系的含义,表达一种对称性语义关系。运用穿插手法时,往往同时运用增添和删略手法,“增添”就是添加穿插标记“分别、各自、互为”等,“删略”就是对于重复的成分给予删除。“各自/分别”(相当于英语的 *respectively*) 是一种穿插标记(*interluding sign*)。用公式表述为^[7]:



汉语主要有以下两种“穿插”手段:一是通过在动词前添加“分别、分头、各自”等“穿插”标记来实现,表

“父子”是逆向关系集合名词,常见的还有“兄弟、师生、夫妻、上下级”等。这种逆向关系判断句是由两个相对的单向关系判断句穿插而成。

四、结语

除了“融合”和“穿插”两种手段,汉语还有一些别的表达对称性语义关系的句法手段,如通过人称代词的回环式互指来表达对称性相互关系^[2],如“你 V 我,我 V 你”式:

(18)好似比他还着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空中乱动。(老舍《骆驼祥子》)

再如疑问代词“谁”的呼应式互指,这是疑问代词任指的一种:

(19)而两人同变成哑子,吃饭做事,谁都不理谁。(钱钟书《围城》)

再如利用并列关联词连接的一些对举格式“一边/一面/一方面一边/一面/一方面”,也可以表达两个事物或事件 A、B 之间的对称性相互关系,

如:

(20) 我们坐在被窝里,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感到特殊的愉快。(丰子恺《“艺术的逃难”》)

参考文献:

- [1] 哈杜默德·布斯曼. 语言学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56.
- [2] 刘丹青. 汉语相互性实词的配价及其教学[A]. 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209-240.
- [3]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67-177.
- [4] 刘探宙. 汉语的相互代词及其指称特点[A].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18-139.
- [5]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03-116.
- [6] 周国光. 关系集合名词及其判断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 (2): 41-47.
- [7] Haijman J. Iconicity in Syntax TSL6[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5. 72-103.

The syntactic forms of expressing symmetric relations

ZI Zhong-yong

(College of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cognitive functional view of the principles about symmetric iconicity,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two syntactic forms which express symmetric semantic relations —“syncretism” forms and “interlude” forms, and tentatively establishes the frame of Chinese symmetric relation expressive forms. “Syncretism” forms base on accession of alternative marks and simultaneous marks, which mainly analyses the syncretism marks such as “*xiānghù, hùxiāng, bīcǐ*” as well as “*yīqǐ, yīqǐ, yītóng, yīkuàir, tóngshí, gòngtóng*”. “Interlude” forms base on accession of interlude marks, which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rlude marks such as “*fēnbie, fēntóu, gèzì*”. At the same time,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some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arks which are used similarly.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symmetric semantic relation; syntactic forms

[编辑:汪晓]